



阿·托尔斯泰 著

苦难的历程

第二部



苦难的历程

第二部

“一九一八年”

〔苏联〕阿·托尔斯泰著

朱 雯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А. Н. ТОЛСТОЙ
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

据 Edith Bone 英译本 “Road to Calvary” (Alfred A. Knopf, Inc., New York, 1946) 转译。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英译本 (1953) 及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俄文本 (1950)，并参考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法译本 (1954) 校改。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苦难的历程 (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279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16}$ 印张12 $\frac{1}{2}$ 插页5
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重庆第4次印刷

印数：24,501—124,500

书号 10019·659 定价 1.00 元

目 次

阿·托尔斯泰自传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 两姊妹	1—358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部 一九一八年	1—39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部 阴暗的早晨	1—49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三部曲“苦难的历程”是怎样写成的	49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译后记	500
-----------	-----

在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硷水里煮三次。我們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。

第 一 章

一切都过去了。冷飕飕的风刮得那些廢紙——一片片的軍事命令、劇場海报和喚起俄罗斯人民那“良心和爱国心”的傳单——在彼得堡那荒凉沉寂的街头卷来卷去。五光十色的紙片，背后粘着浆糊，不祥地悉索作响，随着风儿翻飞，这风也把雪花吹得在人行道上蜿蜒曲折地直卷。

这便是最近震动京都的鬧哄哄、醉醺醺的騷乱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痕迹。赶熱鬧的人群已經从街头和廣場上走散了。冬宮^①空蕩蕩地立着，屋頂給巡洋艦“阿芙乐尔”^②上射过来的一颗炮弹打穿了。临时政府的委員、有势力的銀行家、著名的將軍，都逃到不知哪儿去了。絢烂的馬車、盛装的女人、武官、文官以

① 沙皇的宮殿，自 1917 年 2 月至 1917 年 10 月，一直做着反动的临时政府的大本營。——英譯者注。

② 波罗的海艦隊的一艘巡洋艦；襲击冬宮是以“阿芙乐尔”炮轟开始的。——英譯者注。

及得意忘形的社会活动家，也都从破破烂烂、肮里肮脏的街头消失了。夜里，把木板钉到店舖窗門上去的铁铤声越来越多了。有几家橱窗里，还陈列着一丁点儿东西：这里一块乳酪，那里一块坏了的糕餅。可是，这也不过增加人們对于过去生活的怀念罢了。心惊胆战的行路人紧貼着牆壁，鬼鬼祟祟地向巡邏队瞟一眼——一群群果敢的人，大踏步走过去，便帽上佩着紅星，肩膀上揹着步枪，枪統朝地。

北风把寒气吹进人家黑黝黝的窗子，飞进空洞洞的門廊，刮散了过去那驕奢淫佚的魔影。一九一七年年底，彼得堡是阴森可怕的。

阴森可怕的，不可思議的，难以理解的。一切都过去了。一切都取消了。一个戴着破烂帽子的人，手里提着浆桶，拿着刷子，在被暴风雪扫过的街头来来去去地奔跑。他一張又一張地貼出最新的布告，貼得那古老的牆上尽是一块块白的。头衔、勳爵、恩俸、軍官的肩章、字母 Ъ^①、上帝、私有财产以及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的权利——样样都廢除了。取消了！那个貼标語的人，从帽檐底下恶狠狠地往玻璃窗里瞅了一眼，住在里面的人們穿着毡鞋和皮大衣，仍然在冷冰冰的房間里踱来踱去，絞着手，一遍又一遍地說：

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俄罗斯的毁灭，一切的末日。……死亡！……”

走近窗子，他們看見一輛长长的运貨蓬車停在对过那座住着“老爷”的房子前面，这儿从前老是有有一个警察立正站着，眼睛直瞪瞪望着灰色的門楣；他們又看見几个武装的人正在从那

① 这个俄語字母在十月革命以后給廢除了。——譯者注。

所房子的敞着的門里，往外搬家具、地毯和图画，运上汽車。大門上挂着一方紅布旗，那儿就站着他“老谷”，他蓄着两撇史柯倍萊夫將軍式的頰須，穿着一件薄薄的大衣，正在挪挪擦擦地走来走去，晃动着花白的脑袋。他們把他赶出来了！在这样的严寒中，叫他上哪儿去呢？随他爱上哪儿去吧。……这就是他“老谷”——国家机器的重要骨干哪！

夜来了。一片漆黑，既沒有一盞街灯，也沒有一星从窗子里透出来的亮光。沒有煤，可是大家都說斯莫尔尼^① 仍然灯火輝煌，工厂区也是点着灯的。风在磨难重重、彈痕累累的城市上空怒吼，在屋頂的窟窿里呼啸：“遭劫啦！遭劫啦！”黑暗中爆出了枪声。誰在放枪，为什么放枪，向誰放枪啊？莫不是閃爍的火光将雪云染紅的那个所在？不，那是酒庫在焚燒哪。……人們在地窖里淹在那从破了的桶子中流出来的酒里。……滾他們的，讓他們活活地給燒死吧！

唉，俄罗斯人民，俄罗斯人民哪！

俄罗斯人民，一列車一列車的，上百万的从前綫涌回来，回到他們的家里，回到村庄，回到草原，回到沼澤，回到森林。……回到地里，回到他們的女人那儿。……在窗子破碎的車廂里，他們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水洩不通地挤着，連死尸都沒法儿从人縫里拖出来，扔到車窗外去。他們挤在緩冲机上，車蓬頂上。他們給冻僵了，掉在車輪底下，被低垂的桥洞撞碎了脑袋。任什么东西只要落到他們手里，就往箱子和包裹里一塞，带走了——你說不出什么东西会用得着：机关枪、步枪机、从死人身上拿下来的零星杂物、手榴彈、步枪、留声机，还有打車廂座位上割下来的皮

① 斯莫尔尼是彼得格勒一所女子大学，1917年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本營曾設在这里。——譯者注。

革。只有錢是不要的——那東西，連拿來卷紙烟都不抵用。

列車在俄羅斯的平原上慢慢地爬着。到了車站便精疲力盡地停下來，這些車站窗子都破碎了，門從門紐上脫落了。每個車站都會遇到一陣不堪入耳的咆哮。穿灰色長大衣的人，响动着步槍的扳機，從車頂上跳下來，跑去找尋站長，把那個世界資產階級的走狗當場送了命。“給我們來一個火車頭！……你活膩了嗎，你這個婊子養的？詛列車開走啊！……”於是他們就跑到快要斷下氣來的火車頭前面，司機和火伕都已經逃進大草原去了。“去拿煤啊！去拿木柴啊！把柵欄拆掉，把門窗砍掉啊！”

三年以前，很少提到這樣的問題：跟什麼人在打仗，為什麼要打仗。天空裂開了，地面震動了：動員，戰爭！人民都明白：發生可怕事情的時候已經到來。舊的生活方式已經過去了。拿起槍杆子來吧！不管將來怎麼樣，可總不會回到老路上去了。都積了幾百年的怨恨，這可沸騰起來啦。

三年以後，人民已經認識到戰爭意味着什麼。前面是機關槍，後面是機關槍——活着的時候，在糞堆和虱子窩里打滾。隨後，一陣顫抖，他們的腦袋發昏了——革命！……一清醒過來，他們就問：“咱們怎麼搞的？難道又要受欺騙嗎？”他們聽到鼓動員說：“咱們從前做了傻瓜，現在應當聰明一點了。……咱們打仗已經打夠——現在詛咱們回家，詛咱們去報仇。現在，咱們知道咱們的刺刀該往誰的肚子上戳去。現在，已經沒有什麼沙皇，也沒有什麼上帝。只有咱們自個兒。回家——去分土地去！”

從前綫開回來的兵車，仿佛犁頭一樣穿過俄羅斯的平原，破損的車站、毀壞的車身、遭劫的城市都落在後面。從鄉村和農莊里傳出來咕咕唧唧、琤琤琮琮的响声——那是人們在鋸斷步槍

的柄。俄罗斯人民訥訥真真地在地上安頓下来了。在小木房里，又象很久很久以前那样，燃点着松明，女人们在曾祖母的手织机上拉着经线。时间仿佛又倒流回去，回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。这是冬天，是第二次革命、就是十月革命爆发的那一年。……

給飢餓所襲击、給乡村所扫劫、給北极风穿透的彼得堡，給敌人所包围，給阴谋所震动，已經成了一个沒有煤、沒有面包、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的城市，一个仿佛暴露在外面的人脑似的城市——而这时却从柴尔斯柯伊·赛洛的无线电台上，不断地广播出来活象炸彈一样激烈的意見。

“同志們！”一个瘦小个子把一頂芬兰便帽前后戴反了，站在花崗石基脚上嚷，在寒冷的空气里嗓子都发了哑，“逃兵同志們，你們背过身来对住那些混蛋的帝国主义者。……我們彼得堡工人，告訴你們：你們干得对，同志們！……咱們不要去当血腥的资产阶级的佣兵。打倒帝国主义的战争！”

“打倒……打倒……打倒……”这样的喊声在滿面胡子的士兵群中懶懶地滚动着。他們肩上还扛着步枪，背上揹着包裹，疲憊而沉重地站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紀念象前面。沙皇人象那一大块烏黑的东西上面盖着雪，敞开着短外套站在粗壮的銅馬头底下的演講者也渾身盖着雪。

“同志們！……咱們这会儿可还不能擱下咱們的步枪！革命在危險中。……敌人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正在起来反对咱們。……在他們专爱掠夺的手里，有的是山一样多的金子和可怕的毁灭性的武器。……他們看到咱們殞在血泊里，高兴得发抖。……可是咱們不会畏縮。……咱們的武器就是咱們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熾烈的信心。……这革命就要来了，它已經

逼近了……”

风把他这句话的结尾给吹散了。一个肩膀宽阔的人，大衣领子向上翻着，走过来站在纪念象近旁。他仿佛对那座纪念象、那个演讲者、那些揹着包裹的兵士全不在意似的。可是突然有一句半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倒不是这一句半句话的本身，而是从铜马嘴底下喊出这一句半句话来的时候那股狂热的信心：

“……你们要明白……半年以后，一切罪恶的根源——金钱——就要被永远消灭了。……再也不会有饥饿，再也不会有贫穷，再也不会有屈辱。……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不妨到公共仓库里去拿。……同志们，咱们要用金子来造公共厕所呐。……”

可是正在这时候，一阵风把雪花一直吹进演讲者的喉咙里。他暴躁而懊恼地弯下腰，开始咳嗽，而且咳个不停。他的肺叶好象要炸开似的。兵士们在原地站了一会，随后晃动着高顶便帽，走散了——有的走向车站，有的穿过城市到了河对岸。演讲者也从基脚上爬下来，手指在冻了冰的花岗石上滑着。那个大衣领子向上翻着的人，小声招呼他道：

“嗨，罗勃莱夫！”

华西里·罗勃莱夫仍然在咳嗽，一边扣好短外套的钮扣。他没有伸出手去，却气冲冲直瞪着伊凡·伊立奇·捷列金。

“哦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很高兴看见你。……”

“那些个死鬼，那些个馐子，”罗勃莱夫朝着给雪遮得迷迷糊糊的车站的轮廓膘了一眼，说：车站前面，在他们的包裹旁边，满面胡须、浑身虱子的前线上的士兵们一簇簇一群群地站着。“你有什么法子叫他们搞通呢？他们都象蟑螂一样从前线跑回来了。一些老粗！……实在需要一点恐怖咧！……”

他那冻僵的手把挟着雪片的风抓了一把。……他的拳头仿佛打着一样看不见的东西。手还是伸出着，他全身打了一阵寒颤。……

“罗勃莱夫，老朋友，你是很知道我的。”（捷列金把衣领翻下来，向罗勃莱夫那土灰色的脸偏下身去。）“看在上帝的面上，请你给我解释一下。……我们都把脑袋钻在圈套里啊。……德国人只要高兴，过一个星期就会到彼得格勒来。……你知道，我对政治是从来不感兴趣的。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——从来不感兴趣？”罗勃莱夫好象浑身毛髮都直竖起来，样子很难看地向他转过脸去。“那么，什么事你才感兴趣？你知道，现在不感兴趣的是些什么人？”他狂暴地瞅住伊凡·伊立奇的眼睛。“那些守中立的，都是人民的敌人。……”

“那正是我想跟你谈谈的事。……可是，你就不能象一个人一样说话吗？”

伊凡·伊立奇也愤怒得毛髮直竖起来。罗勃莱夫从鼻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你是一个古怪的家伙，捷列金同志。……哦，这会儿我没有工夫跟你谈——这一点你能不能了解？”

“你瞧，罗勃莱夫，我处在这么一种情况里。……你有没有听到科尔尼洛夫正在顿河那边发动人？”

“嗯，我已经听到了。”

“我或者往顿河去……或者跟你们待在一起。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——或者、或者？”

“我一定要知道哪一边是对的。……你是为了革命，我是为了俄罗斯。……说不定我也是为了革命。……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前线的军官哪。……”

罗勃菜夫那双黝沉沉的眼睛里，憤怒已經消失，只剩下失眠后的疲乏了。

“好吧，”他說。“你明天到斯莫尔尼来找我。……俄罗斯！……”他摇摇头，笑了笑。“你的那个俄罗斯，真气得人发瘋。……她叫我眼睛都冒血了！……可是，我們大家到底还要为她而牺牲。……你現在到波罗的車站去。那边有三千个开小差的人，已經在地上躺了三个星期。召集他們开个会，为苏維埃政权做一点宣傳。……告訴他們：彼得格勒需要面包，我們需要战士。……”（他的眼睛又燃燒起来。）“告訴他們，要是他們光躺在暖炕上搔肚子，他們就会象狗一样完蛋。他們照这样搞革命，簡直应当挨一頓鞭子！……把这些个話凿进他們的腦壳里去！……現在，誰也不能挽救俄罗斯，誰也不能挽救革命，除了苏維埃政权。……懂得嗎？現在，天下沒有再比我們的革命更加重要的了。……”

捷列金在黑暗里順着冻了冰的梯子，走到了五层楼上。他摸索着門。先是敲了三下，隨后又敲了一下。有人从里边走近門。沉寂了一会，他才听到他女人小声問道：

“誰啊？”

“是我，是我，达莎。”

門背后一声叹息。鎖鏈錚錚地响了。钥匙好半天轉不过来。可以听到达莎在嘟嘟囔囔地說着：“唉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”后来她終於把門开了，馬上順着过道摸黑走回去，往什么地方坐下了。

捷列金关上門，仔仔細細地拴好所有的鉄鈎和門門。他脫掉套鞋；往口袋里摸索——“該死，沒有火柴！”他大衣還沒脫掉，

便帽也戴在头上，就将胳膊向前面伸出了，朝达莎走去的方向摸过去。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，”他说，“又没有电灯了！达莎，你在哪儿？”

稍微停了一停，她才从书房里小声答道：

“灯是亮过的，可是后来又灭了。”

他走进书房；这是整个寓所最暖和的一间，可是今天连这儿也很冷。他向四下里扫了一眼，但是什么也辨别不出来——甚至连达莎的呼吸也听不到。他肚子很饿，尤其想喝点儿茶。可是他觉得达莎一样都没有准备。

翻下了大衣的领子，伊凡·伊立奇在靠近沙发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，脸朝着窗子。外面，在雪花纷飞的黑暗中，晃动着一些朦朦胧胧的光。从喀琅施塔得，也许从更近的什么地方，探照灯在天空中搜索。

“我该把火炉生起来，”伊凡·伊立奇心想。“我用什么办法问一问达莎，不要惹她生气，问她火柴放在哪儿。”

可是他沒有能下一个决心去问她。他想不明白她到底在干什么——在哭泣还是在瞌睡？周遭实在太沉寂了。整个几层楼房子里弥漫着坟墓一般的沉寂。唯一的声响便是那偶尔传来的微弱的枪声。忽然，枝形大吊灯上的六盏电灯亮了起来，红盈盈的光朦朦胧胧地照亮了那间屋子。这才看见达莎坐在书桌旁边，皮大衣披在身上，一只脚穿着毡靴伸出在前面。她的头搁在书桌上，一边的腮帮贴着一块吸墨纸。她的脸很清瘦，很疲劳，眼睛睁得挺大——原来她连眼睛都没有闭上呢！——她坐得既不舒服，又不自然，那么样弯腰曲背的。……

“达辛嘉，你不能老是这样子下去啊！”捷列金含含糊糊地说。他为她难过得简直受不了。他往书桌那儿走过去。可是电

灯里的紅絲閃了几閃就灭了。这灯光，前后只亮了几秒鐘。

他站在达莎背后，屏住气偻下身子去。不声不响地摸摸她的头发，那仿佛是再简单也沒有的。可是她簡直象个死尸，他走攏去，竟連一点反应也沒有。

“达莎！你干么要这样子折磨你自己啊？……”

一个月以前，达莎生过一个男孩子，沒过三天就夭折了。孩子沒有足月，是受了剧烈的震惊才早产下来的。有一天黄昏，在战神广场上，两个高大得异乎寻常的人，穿着飄啊飄的殮衣，猛扑到达莎身上。他們准是那些臭名远揚的“跳人”，脚上装着特制的彈簧，在那种离奇的时代，把整个彼得格勒弄得很恐怖。他們吹着口哨，朝达莎咬紧牙齒。于是她倒下去了。他們剝掉她身上的大衣，三脚两步地跳过了里拜齐桥。达莎在地上躺了好半天。雨潑瓢似地下着，夏花园里光溜溜的菩提树疯狂地瑟瑟作响。在丰登嘉河后面，有人拖长着声音在喊：“救命！”孩子在达莎的肚子里踢着小脚，好象在要求出世了。

那孩子着急得很，弄得达莎只好站起来，穿过特罗依茲基桥。风吹得她貼住了鉄栏干，湿漉漉的衣裳把她的腿給絞住了。沒有一点灯光，也沒有一个路人。下面是汹涌澎湃、烏黑沉沉的涅瓦河。达莎一下桥，便覺得第一陣剧痛。她知道自己是到不了家的了，就想掙扎到一株树底下去避一避风。到了克拉斯尼依-佐里街上，她才被一个巡邏的喝住了。那个兵士手里拿着步枪，向她那死灰色的臉弯下腰去：

“他們把她的衣服都剝掉了，那些个混蛋！瞧！她还怀着身孕呐！”

他把达莎送回家，扶她上了五楼。他用枪柄撞門，等到捷列金开了門探出头来的时候，便又向着他喝道：

“难道能这样做嗎？晚上让女人家一个人出去！她差点儿把孩子生在路上。……你们这些鬼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糊涂虫！……”

当夜就分娩了。一个唠唠叨叨的收生婆出现在寓所里。阵痛延续了一天一夜，孩子在落地过程中喝了点水，一生下来就不透气。她们把他拍着，擦着，还往嘴里吹气进去。他这才皱起小脸，哭了。虽然孩子已经在咳嗽，可是收生婆却一点也不灰心。他一直象小猫一样哭得很可怜，又不肯吃奶。后来哭泣停了，光是咳嗽。第三天早晨，达莎把手伸到摇篮里去，可马上又缩回来——她摸到那小孩子已经浑身冰冷了。她把他抓过来，解开襁褓——淡黄色的、稀疏的头发直竖在他那高高的头盖骨上。

达莎发疯似地尖叫一声。她从床上跳起来，扑向窗口——想弄破窗子，想跳下窗去，想寻死。……“我糟踢了他，糟踢了他！……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啊！”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。捷列金好不容易将她拦住，把她安顿在床上。小尸体被移开了。达莎跟她丈夫说道：

“我还在熟睡的时候，死神就襲到他身上。只要想一想——他头发都竖得笔直咧。……他独自个儿在受苦。……我倒睡熟了。……”

不管他怎么说，也没法让她赶走那小孩子跟死神单独搏斗的幻影。

“好吧，伊凡，我再也不这样啦，”她这样回答捷列金，但求不要听见她丈夫那说道理的声音，不要看见他那尽管艰难困苦也还是“生趣盎然”的、健康红润的脸。

捷列金那充沛的体力，使他绰有余裕地能够从清早到深夜，穿着破烂的套鞋，在城里头奔来奔去，找寻零工啊、粮食啊、木柴

啊什么的。他一天赶回家好几次，非常劳碌，非常关切。

然而那时候达莎最不需要的，恰恰就是这种温存的关切。伊凡·伊立奇的具体行动越是多，达莎跟他也越是疎远得不可救药。她成天独自一个坐在冷飕飕的房里。偶尔打一会盹，在她已是最大的幸福。她会瞌睡一下，用手往眼睛上一抹，心里觉得爽朗一些。随后她走到厨房里，因为记起伊凡·伊立奇曾经请她做一件事。可是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作，她也无法胜任。十一月的雨，淅淅沥沥地打着窗子。风在彼得堡上空呼呼地直吼。在这样的寒冷中，她儿子那小小的尸体却躺在海边的坟地上，这儿子甚至连抱怨都还不会呢。……

伊凡·伊立奇知道她害了心病。只要电灯一熄，她就会缩到角落里一张安乐椅上，用披肩蒙住头，默默地沉浸在万分痛苦里。可是生活总得活下去。……人总得生活下去啊。……他把达莎的情形，写信给莫斯科她姐姐叶卡捷琳娜·德米特里耶芙娜，可是这些信准没有寄到，因为一封回信也没有。说不定卡嘉自己也出了什么岔子了。时势可真是艰难啊。

伊凡·伊立奇站在达莎背后，偶然挪动脚，踩到一只火柴盒子。他马上明白：原来在电灯熄灭以后，达莎曾经不时划一根火柴，跟黑暗和郁闷做斗争。“唉，可怜的人儿！”他想，“她已经孤独了一整天了！”

他小心翼翼地捡起火柴盒。里面还剩着几根火柴。他从厨房里搬来早晨准备好的木柴——用一个旧衣橱仔细锯成的零星木块。他蹲在书房里，在一只砖砌的小火炉里生起火来，这火炉上装着一根弯曲的铁管子，打房间里通过去。细木条儿燃烧时发出来的烟，味道很好闻。微风在炉门四周的裂缝里呼啸。天花板上映出了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。

这种土制的火炉，后来給起了个远远近近大家都知道的綽号，叫做“资产者”，或者叫做“蜜蜂”。在整个軍事共产主义时期，它們一直为人们忠誠地服务着。比較簡單的一种是用鉄制的，下面有四个脚，上面只有一个灶膛；有一种比較精致的，装着烤炉，可以焙烤用咖啡渣做的薄餅，甚至焙烤腌干魚的餡餅。还有一种更富丽的，装着从什么壁炉上拆下来的瓷磚；它們都会发出暖气，能煮能烤，而且合着风雪的咆哮哼出远古的火的歌曲。

人們圍着焰腾腾的火炭儿，正如古时候圍着炉灶，烘暖他們冻僵的手指，耐心等待茶罐盖子的掀动。于是进行閑談，可惜那些話都沒有記錄下来。胡子蓬松的教授們，穿着毡靴，裹着毛毯，把破破烂烂的安乐椅更拉近了一点，写下他們杰出的著作。詩人們餓空了肚子，写下他們关于恋爱和革命的詩篇。阴谋分子坐成一个圓圈，把头钻在一起，小声傳遞消息，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古怪、离奇。而在那几年中間，很多豪华古老的家具都化成一縷烟，往鉄管子里飞出去了。

伊凡·伊立奇十分重視自己的火炉，他用泥巴涂好裂縫，还在烟囱管底下挂上一个旧洋鉄罐子，免得煤烟掉到地板上。茶罐滾沸以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紙包，把糖倒在玻璃杯里，倒得很多。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只檸檬，这檸檬会落到他手里可真是一个奇迹（他在聶夫斯基大街上用一双无指手套跟一个殘廢軍人换来的），他把一杯放着一片檸檬的甜茶，端到达莎面前。

“达辛嘉，这里头有檸檬！……我这就去把‘眨眼者’点起来。”

这是一种东西的名称，原是一个洋鉄罐子，里面有一根灯芯浮在向日葵油上。伊凡·伊立奇把“眨眼者”拿进来，房間里朦